

邓红梅 主编

拂去尘埃

半边风景丛书

胡元翎 著

传统女性角色的文化巡礼

永遭放逐 ☐ 温柔囚徒

『第二性』 ☐ 残缺的『完美』

子规啼处 ☐ 千古禁忌

赎罪的夏娃





半边风景丛书

邓红梅 主编

拂去尘埃

传统女性角色的文化巡礼

 胡元翎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拂去尘埃：传统女性角色的文化巡礼/胡元翎著.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8
(半边风景丛书/邓红梅主编)
ISBN 7-202-02873-5

I.拂… II.胡… III.女性—社会生活—研究—
中国—古代 IV.D691.9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49976 号

丛 书 半边风景丛书
主 编 邓红梅

书 名 拂去尘埃
——传统女性角色的文化巡礼
著 者 胡元翎

责任编辑 王 静
美术编辑 吴书平
责任校对 苑丽娜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供销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166000
版 次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书 号 ISBN7-202-02873-5/G·553
定 价 12.5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言

荒荒宇宙，莽莽乾坤。经过亿万年的进化，诞生了人类这一有别于其他一切生命的高级生物。这个会思想、有感情、能言语、能劳动的高级生物，这个有时自命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有时自谦为宇宙生命谱系中普通一员的心理复杂的生物，是怎样逐步进化而来的？在进化的过程中，男女两性都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女性是怎样从人类的“一半”，失落她的权力而堕落为一个人类“次等生物”的？这些对于我们了解两性历史而言是相当重要的问题，虽然有物种进化论、文化人类学等理论和学说来试图解答它们，但是，对于已经远远漂离了历史源头的现代人来说，又总感到有些答案是令人疑惑的。对于一些问题在逻辑上作出的解答，未必尽合历史的本来样子。因为，历史发展虽然有其规律性（理），但又往往充满了偶然性（时势或情势）。比如，两性诞生时是先有男还是先有女，抑或男女同时而诞生，就是其中的一个难解之谜。

不过，在人类所创造的古老神话中，我们能够发现他们寻找谜底的企图。在基督教的《旧约》中，人是通过“上帝之手”创造出来的，由亚当到夏娃——由男人到女人，体现出的是上帝自己这个威力无边的男性之神的意志；而在古代中国的创造神话中，人类却是由一个女性的神——女娲所

造，“女娲抟黄土以作人”。在这里，她所捏出的泥人究竟是男是女，还是有男有女，并不是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人们所关怀的是人从肉体到精神的差别的先天成因。换句话说，女人和男人诞生顺序的先后，并不是导致以男人为主或者以女人为主的两性格局的“隐喻”。而如果把神话看成是由有着一定历史文化的人类之幻想凝聚而成的精神意象，那么可以说，男人创造人类和女人创造人类，代表了世界范围内异常丰富的各民族神话资源中所仅有的两种解释。这两种解释看起来无法调和，在一定的民族文化区域里都有着一定的权威性，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去看，则可以从这些或者带有母系社会遗痕、或者已经是父系社会产物的神话中清晰地看到：女性始祖和男性始祖具有同样的创造能力。

起源神话反映的与其说是历史的真实，毋宁说是人类在认识男人和女人方面的经验倒影。在神话中，男人可以成为疏离世俗生活的高高在上的天父，也可以成为与种植、医药、饮食等世俗化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地父；女人可以成为掌管生育与谷物生长的柔顺、阴暗的地母，也可以成为主宰他人命运的高高在上的天母。总之，在男人的禀赋中可能溶进习惯上认为是属于女人才性的内容，在女人的禀赋中也可能溶进习惯上认为是属于男人才性的内容。男人不是单向度的男性，女人也不是单向度的女性，男女两性都是难以确切地命名的。这是人类在一定时期内，对于什么是女人、什么是男人的认识。

对两性认识的演变总是在历史演进的条件下实现。随着男权文明时代的到来，对男女两性都具有“向对方的包容”的混沌认识，对男女两性交叉、渗透的创造能力的原始认

识，被维护男权文明的文化逐步剪裁和定型：男人是强大的，决定性的，是创造者、保护者和惩罚者，天空和太阳是他的象征，他具有像它们一样高尚与光明的品德以及其他一切善的品德；女人是柔弱的，从属的，是被创造和保护，也是因其恶行恶性而被惩罚的，她就像大地、月亮一样，在天空、太阳的对照下显得阴暗而神秘，甚至也具有不可理解的危险和罪恶。这就是男权文化勾勒出的男女两性的新意象。

中国的男权文化也同样如此。在影响了中国人数千年的早期哲学著作《易传》中，天地、尊卑、刚柔等等体现出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分类序列中，就嵌入了“男女”这一被中国男权文化确定为对立面的概念。为了证明男权统治的合理性，为了更顺利地实施自己的统治，女人这个概念失去了内涵的丰富性，她只是作为男人的臣服者、侍奉者和异己力量而出现，她当初造人、补天的神力，被收缴一空。这样的哲学伦理定位，是最明显不过的政治话语。伴随着文化上的被重新命名，女性在政治经济上的地位也沦落到底：她是桃色的性，是不可理喻的异己，是凭借其“美”而生存的依附者，也是纺织烹饪的家庭奴隶，是败坏了男权江山的恶人，也是王位的阴谋篡夺者……她是被剥夺、被限定、被言说的人类次等生命，她失去了自我表达的机会，成了“他人决定”的男权文明的历史文化中的牺牲品。

男权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必经之途，但却不可能是永久的道路，因为它以牺牲和异化女性为代价，制造出了过度失衡的两性世界，离人类在神话时代就模糊认识到的全面人性越来越远。对于女性的长久压抑，从逻辑上讲，可

能导致两种局面：使女性们或者“在沉默中灭亡”——失去自己作为“完整的人”的声音而消解在男权的声音里，或者“在沉默中爆发”——突破重重围困而寻找迷失的自己，重塑自己的人格形象；而从事实上看，生命总是倾向着肯定自己，女性被久抑的自我肯定本能，正像埋藏过深的种子一样，只要有一线生机，就必然会破土而出。20世纪以来，女性的自我意识，缘借着民主声音的逐渐响亮，也受激于工业文明推进中所产生的种种世界性病端而觉醒，成为广受关注的人文新景观。一波又一波的女性意识和女权主义的浪潮，触动了已经具有惰性稳定的男权社会的神经，使人们对于两性问题开始了新一轮的思考。在思考的过程中，人们（尽管还不是普遍地同意）逐步接受了以下观点：女人与男人一样，在基于生理特性的比较稳定的基本特征之外，还有趋向于运动变化、向其对立面渗透的变形特征。就像由基本特征和变形特征构成了整个的男人一样，也是由这一者趋向稳定、一者趋向运动的两重特征构成了完整的女人。而正是变形特征的存在，才使男女两性的相互理解成为可能。如果坚持传统文化对男女性别特征的单向度认定，不仅会压抑男女两性自由发展自己的愿望，压抑他们的创造力，也将使男女两性一为火鼠，一为冰蚕，继续处在隔绝与对立的状态。

但女性自我意识在男权惰性抵制下的勉力觉醒，在中国和西方世界所走过的却是并不相同的道路。简单地说，西方世界是从对于男权统治的“文化穿刺”入手，对极端男权统治所造成的女性在政治经济道德文化上的不合理处境作出描述和批判，在显示男权统治极大地压抑和斫伤了女性自我意识的同时，重塑女性的人格，争取女性的社会权利和精神解

放。因为西方女权运动对于男权传统观念的有力冲击，在某些地方，“女性”这个概念甚至偏离了原来的意思，成了“叛逆”、“激进”、“反传统”的替代词。由此可见西方女性在穿刺男权文化、男权意识方面的巨大成绩。而在中国，女性解放的话题虽然在20世纪初就已经由秋瑾等一批心折西方的知识分子提出，女性解放本身却是拜社会主义革命之赐。“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标语，是作为一种政治口号来指导人们的行动的。这种“自上而下”的革命，虽然收效甚速，使许多女性“不爱红妆爱武装”，甘做“用特殊材料做成的”“铁姑娘”，但却缺少对于旧有的男权文化传统的清理与批判，没有自己的思想文化基础，全体社会成员对于女性的认识并没有提高，一旦遇到风吹草动，旧文化极容易沉渣泛起——新的既没有成长基础，旧的也只是暂时屈曲。同时，将男女“一刀切”的革命口号，又过度强调了构成女性的两重特征中的变形特征，而忽略了她的基本特征，在表面化地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的同时，造成了对其心灵的又一种压抑。

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放的国门，使经历了“自上而下的妇女解放”、也经历了胜利果实几乎被旧观念吞噬的困惑的中国现代女性，看到了西方世界女性意识觉醒的生机勃勃风景，感到了这种“自上而下”的女权运动在改造社会的两性观念上的稳固而清晰的功效，于是受到启发和鼓舞，引进西方的女权主义观点，试图解决中国妇女解放缺少观念跟进与支持的问题。但这只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却不是惟一的步骤，因为它依然缺少对于中国本土的男权文化传统的穿

透和清醒。中国的女性形象为什么会呈现为与西方女性有所不同的样子——她们为什么更缺乏主动性和自省力？中国的极端男权统治为什么会对于女性那样蛮横而无耻——缺少那种表面化尊重的骑士风度而更多性的亵玩与压迫？历史上的女性，为什么更容易屈从于男权文化的权威，甚至自愿写作《女诫》、《女范》等“专门女教教材”，帮助男权来压制和改造其他女性的灵魂？许多习焉不察的观念和教条，为什么还会对于现代中国的人们形成束缚和包围？不了解我们的过去，就不清楚我们的现在，如果不经对于中国独特的男权文化传统的透视，我们对女性与男性一样健全发展的希望，就将永远隔着苍茫烟霭，无法靠近。

出于对上述问题的关注，我们这些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的人，愿做引玉之砖，撰写了这几部解剖中国男权文化的小书——“半边风景丛书”。与国内其他一些性别文化批判的著作相比，这套丛书的“中国特色”尤其显著：它所引述的材料具有中国历史的纵深性，因而也就显示出了一定的新颖性，所关注的具体问题是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生成的。它从文本分析、文化扫除、审美分析、精神透视等视角，对影响和改造了中国女性灵肉的中国男权文化进行了扫描和穿刺。

这套丛书在引述材料和表述观点方面，力求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阅读兴趣。希望这套具有“小快灵”风格的丛书的出版，能增进人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了兴趣，能推进我们的女性文化研究进一步深入，并通过中国性别文化传统的解读，增进对于浸润于这一无色的“文化染缸”中的我们自己的了解——这最后一点，应该是文化

研究的最终目的，也是我们从事这一研究的内在动力。

作为研究中国女性文化即男权文化传统的第一套丛书，又受限于时间和研究者的学力，本套丛书肯定存在着不少缺点和错误，诚愿得到广大专家、学者及读者的批评指正。

邓红梅

2000年10月9日

目 录

第一章 永遭放逐——女性与政治社会	(1)
一 “女祸”与“贤母”——偏狭的女性社会价值 尺度	(1)
二 “明大义”——作为政治工具符号的女性	(12)
三 “妇人之仁”——被排除在政治圈外的女性 性格	(18)
四 “三千佳丽”——权力、暴力下的女性命运	(25)
第二章 温柔囚徒——女性与家庭婚姻	(34)
一 “娶”、“七出”——蛮横礼法的社会学含义	(34)
二 “相敬如宾”——夫妻关系中的隔	(41)
三 “妻妾之礼”——堂皇的多妻者的性爱观	(48)
四 “色衰爱弛”——弃妇的悲剧	(57)
第三章 “第二性”——女性与“三从”	(66)
一 “乾天高尊，坤地卑下”——男尊女卑观念 之滥觞	(66)
二 “某某氏”——传统律令对女性的桎梏	(74)
三 “惧内，天下之通病也”——传统“女教”的失败	(83)
四 “家花”、“野花”——“三从”女教之反讽	(91)

第四章 残缺的“完美”——女性与“四德”	(101)
一 “妇人四教以备为成”——完美与误区	(101)
二 “女子无才便是德”——错位的“德才”观	(109)
三 “专心纺绩”——千古不变的女性价值	(118)
四 “好德如好色”——丑女礼赞中的虚弱	(127)
第五章 子规啼处——女性与贞操	(136)
一 从《列女传》到“烈女传”——凝血的贞节牌坊	(136)
二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女性贞操观的欺骗性	(144)
三 “处女膜主义”——中国男性的处女癖	(152)
四 “守寡两字，难言之矣！”——守节背后的苦痛与罪恶	(160)
第六章 千古禁忌——女性与性	(169)
一 “秘戏”——性的遮蔽与性的言说	(169)
二 “采战”——性的恐惧与性的榨取	(177)
三 “百战百败”——被异化了的女性性行为	(186)
四 “生我之门死我之户”——被异化了的女性性魅力	(192)
第七章 赎罪的夏娃——女性与宗教	(201)
一 “革囊”“骷髅”——佛教世界中的女性观与修持观	(201)
二 “极乐之旅”——比丘尼之悲剧命运	(214)
三 仙道与人道——女冠的悲剧性命运	(224)
主要参考书目	(234)
后记	(237)

第一章

永遭放逐——女性与政治社会

——“女祸”与“贤母” ——偏狭的女性社会价值尺度

美丽也是一种错误。今天，这句话听起来像一句流行歌曲的歌词，而且给人一种顾影自怜的矫情和做作。但在古代，“美女祸水论”却是绝大多数人的见解。远一点的，在《左传》里有所谓“妖女丧夫”之类的话；近一点的，《红楼梦》里的王夫人恨恨地骂晴雯为把宝玉带坏了的“狐媚子”，大概就可以证明了。即便今天还常拿“倾城倾国”来形容女性的美丽。“倾”就是“倒”，所以这四个字也就是“使国亡”的意思。一个女人具有了“使国亡”的美丽，不知该为她高兴还是该为她难过。

女子如何和“亡国”挂了钩的呢？我们还得引进“女祸”一词来略作说明。《汉语大词典》中对这个词有两种解释，其一，“旧称君主宠信女子或女主执政而使国事败坏为

女祸”。其二，“指受君王宠信或亲自执政而给国家带来灾祸的女子”。

国事败坏，当然不都是女性使然，所以《国语·晋语》里讲：“有男戎必有女戎。”韦昭的注说：“戎，兵也，女兵，言其祸由姬也。”所以“女祸”也叫“女戎”。姬，则指的是骊姬。原来，春秋时晋献公伐骊戎，杀死了骊戎的国君，却将他的女儿骊姬立为夫人。后骊姬作乱，杀太子申生，而逐献公另外两个儿子重耳和夷吾，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所以晋大夫史苏说：

今君灭其父而畜其子，祸之基也。畜其子，又从其欲，子思报父之耻而信其欲，虽好色，必恶心，不可谓好。好其色，必授其情，彼得其情以厚其欲，从其恶心，必败国且深乱。乱必自女戎，三代皆然。

史苏这番话，一向被当作见微知著的精妙之论。但，以常情论之，也只是很平常的道理。杀了人家的父亲，还不让人来报仇吗？骊姬只是一个女子，那么表面装出一副顺从的样子，内心却深恨着晋献公，得着机会，就捣乱一下，恐怕在于她，也就只能如此。但史苏说“乱必自女戎，三代皆然”，却让人多少有点感到论证不够严密，似乎犯了逻辑学上所谓“以偏概全”的错误。不过他在别处还有他的补充说明：

史苏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宠，于是乎与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苏，有苏氏

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宠，于是乎与胶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宠，生伯服，于是乎与虢石甫比，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缙人如西戎以伐周，周于是乎亡。”^①

夏、商、周，就是史苏所说的三代。根据史苏的话，这三国的灭亡都是因为“女祸”。妹喜、妲己、褒姒这三个美女，是不是像大家熟悉的西施那样肩负着颠覆敌国的使命我们虽不得而知，但她们都是弱小国家来讨好征服者的漂亮贡品，却是很明显的事实。征服者被这些漂亮的贡品弄得神魂颠倒，不顾一切地讨好她们，结果呢，朝中的大臣们，后宫的女人们，里里外外，都不免由妒生怨，一个个不忿起来。可是国君并不悔改，反倒把指责他荒淫的臣子们或贬或杀，于是朝纲大乱，国事日非，终于让敌国有了可乘之机，最后亡掉了。国是亡掉了，可是干那些女人们何事呢？权威的说法是她们爱吹枕边风，说那些正直的大臣们的坏话，《诗经·大雅·瞻卬》有这样一段据说是责骂褒姒的：

哲夫成城，哲妇倾城。懿厥哲妇，为枭为鸱。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匪教匪诲，时维妇寺。

袁愈荃把这段诗译为：“多谋男人建国家，多虑妇人败国家。噫！这个妇人呀！是枭是鸱很恶辣。妇有长舌爱乱

^① 《国语》，25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讲，乱政根源就是她！祸乱不是从天降，发生来自妇人呀。没人教他行虐政，就因他爱亲近她。”^①袁先生最后一句翻译得很妙，“他爱亲近她”（寺，即近的意思），主动者是“他”，被动者是“她”。所以尽管这一段把褒姒骂为长舌妇，明眼人还会觉得幽王丧国的最根本原因还在于他自己。清人徐芳的《悬榻编》卷一《褒姒论》中说：

天下美妇人多矣，岂尽亡人之国者？吕雉、贾南风，一老一短黑，以乱天下有余也。使遇文王、太公，姒虽美，官中一姬耳。

吕雉是汉高祖刘邦的夫人，贾南风是晋惠帝司马衷的夫人，两个是一老一丑，但都把汉、晋两朝弄了个天翻地覆，是可见美女不必亡国，乱天下者也不见得必是美女，国家能否治理好，还在于是否有一个精明能干的君主。只可惜在政治上大有作为的君主毕竟是少数，开国之君的接班人大多是只知坐享其成、好逸恶劳的浪荡天子，他们身边自然总是美女如云、歌舞升平，而美女似乎终逃不掉“祸水”的恶名。鲁迅笔下的阿Q有名言曰：

中国的男人，本来大半都可以做圣贤，可惜全被女人毁掉了。商是妲己闹亡的；周是褒姒弄坏的；秦……虽然史无明文，我们也假定他因为女人，大约未必十分

① 袁愈荭：《诗经全译》，483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错；而董卓可是的确给貂蝉害死了。^①

这便是典型的“美女祸水论”吧。《史记·周本纪》中便记载了一段武王伐纣，在牧野之战前夕，向他的士卒们说的一番话：

王曰：“古人有言，‘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纣维妇人言是用，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昏弃其家国，遗其王父母弟不用，乃维四方之多罪逋逃者是崇是长，是信是使，俾暴虐于百姓，以奸轨于商国。”

“牝鸡司晨，惟家之索”，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母鸡在早晨打鸣，是家道衰亡的象征”。看来，这位武王把妲己当成一个不祥的凶兆。并不是这位哲王讨厌女人，而是灭人之国必有合适的借口，出师无名则无法有广泛的号召力，而所有借口中最易找到且最有力量的就是说对方的君主迷恋女色。鲁迅先生说：

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的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但向来的男性的作

^① 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49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